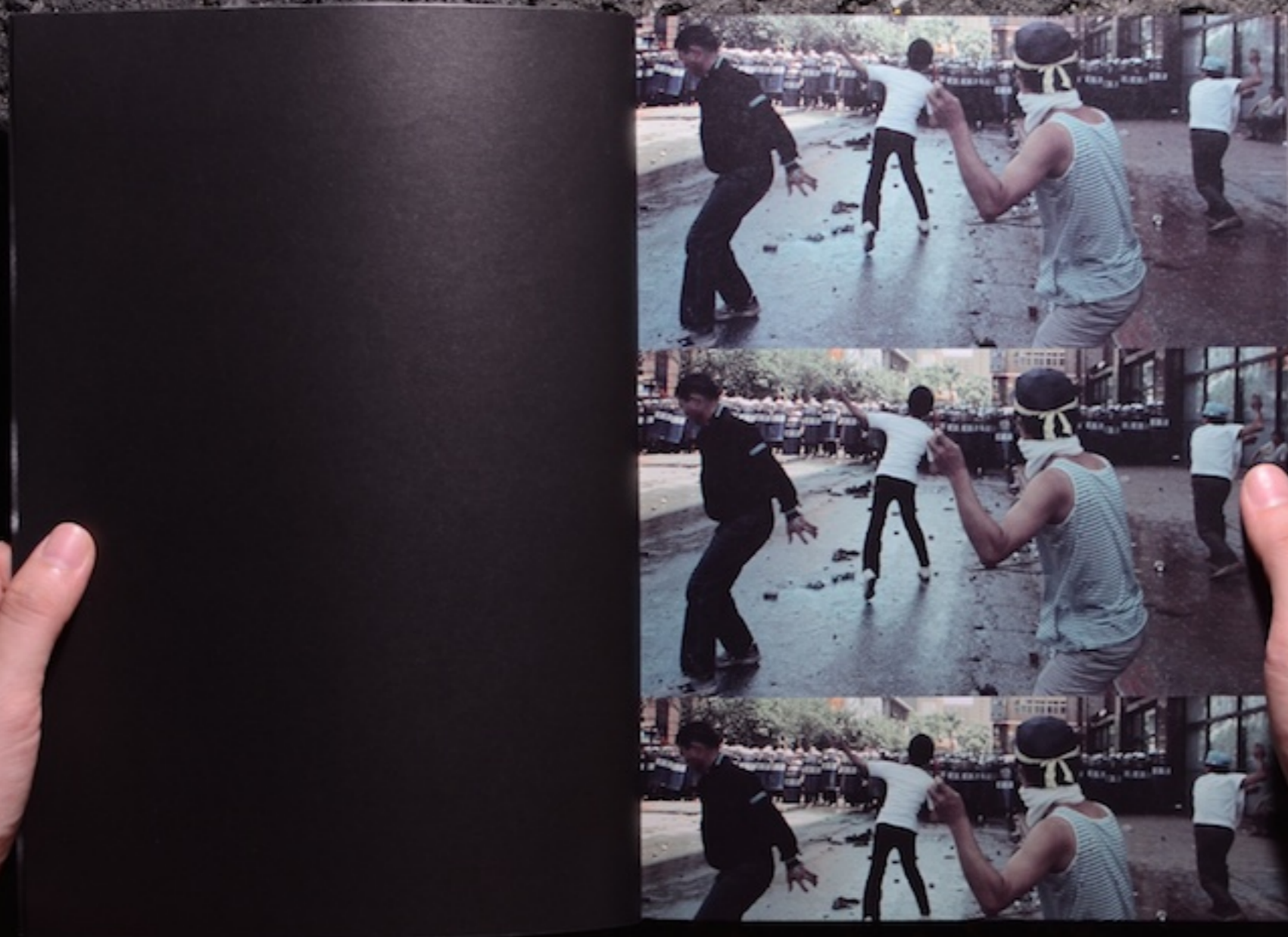


SEP / OCT 2014

VOICES of 攝影之聲
PHOTOGRAPHY





【圖照攝】1984年選民/票
 圖1 | 2014年選民/票 | 2014年選民/票

目擊的力量

重探1980年代台灣的政治反抗影像

The Strength in Witnessing —
 Re-exploring Images of Political Resistance
 in the 1980s Taiwan

文——
 鄧方明

STRENGTH IN WITNESSING

台灣的1980年代，是社會力人顯現釋放、政治反對運動高漲、與群眾取得溝通統治各種早解嚴的時代。見證／控訴式的現實主義攝影，在那個狂瀾年代裡，對當時新興政治反對運動、社會改革與民主化的進程，究竟發揮了怎樣的功用，或多大程度的加速了這些政治改革時期的去，似乎還需要更多仔細的探討。同時，學術評估攝影在當時產生的政治效果，恐怕也是一個艱難的工作。

即使追溯到那個時代的人們，與拍攝的同意與在等量化研究，可能許多人已不容易準確理解或分析，超越

四分之一世紀以前的那些社區照片或新聞衝突影像，對他們當時產生的政治認識或關係，到底佔多大的意義比重。正如逐漸被解嚴之外，評估的方法可能也成問題，因為在那個風起雲湧的政治抗爭年代裡，喚醒、鼓勵人們起而行的因素或關係，不止一端，也顯難的認哪一個媒體形式、特定文本，甚至事件本身，絕對地開啟了個人或團體的政治抗爭意志與行動。攝影之外，文字書寫、各類社會運動、政治反擊家屬在民主集會上的悲憤控訴、小報揭運動、家庭錄影帶的影像目擊（例如「綠色小組」）——，凡此皆交互影響著當時的政治認識與抗爭意識。



部抗議。這通常會是一種面對抗壓力的姿態，像是 Marc Riboud 在 1967 年攝於美國五角大廈反戰示威現場，那個女孩在死命對著士兵刺力的經典照片，抑或是 1989 年天安門事件時，個人對抗國家暴力的「坦克人」影像。每個手持影像器材的專業記者與業餘黨人，多少都期待抗爭現場出現這樣的「經典瞬間」(iconic moment)。畢竟這是圖像世界的諸般本質。彷彿這樣的場景還沒出現，我們就已經在夢裡幻想過它千百回了，就像是布希亞會說的：「不是我們去拍下我們，而是這樣的畫面召喚著相機。」

只是這樣的二元對立視覺邏輯，是否仍能妥善全面地透視新世代社運抗爭的內在本質？畢竟他們雖然義無反顧，卻已沒有那麼悲天憫人，即使這仍是一場不屈之詞的反抗戰鬥，卻也不再是那種以弱擊強的孤注一擲。無論你採近真實的手段是話語、文字或影像，不管你表現的形式是繪象、概念或配賞，或許我們仍要回到什麼是「人」的存在本質，並從那些過於廉價的詮釋框架談話，才能學到每個運動者都必然不同的時代脈象、群體氣質與個人精神，而那可就不是一成不變「既定性的瞬間」，就結局簡單結語的。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曾任博斯能源、新聞記者等職，現為美國奧斯汀(Goldsmith)研究所中心博士候選人。

Josh Lee, M.A. in Journalism. Experiences include museum staff and newspaper journalist, now a Ph.D. candidate in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Creative Entrepreneurship in Goldsmith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00:00
00:00
00:00



前，通常會是一種面對抗團體的姿態。像是 Marc Riboud 在 1967 年攝於
內人黨以數千名成員，那張女孩持花面對著士兵刺刀的經典照片，即成
非暴力鬥爭時，個人對抗國家暴力的「刺克人」象徵。每個手持象徵性
標誌的抗議者，多少都期待抗議現場出現這樣的「經典瞬間」(iconic
moment)。畢竟這是與世界溝通的本質，彷彿這樣的場景還沒出現，我們就已
經想過去千百回了。就像是有希亞魯說的：「不是我們去殺下我們，而
是讓自己隨著相機。」

新的二元對立與變遷，是否仍從某種全面地透視新世代抗議的內在
爭奪他們雖然毫無反顧，卻已沒有那麼悲天憫人。即使這仍是一種不確之
的戰鬥，卻也不再是那種以擊穿的氣血一擲，無論採取何種手段是
文字或圖像，不僅要表現的形式是象徵、概念或紀實，或許我們的要回到
「人」的存在本質。並以此那些過於華麗的詮釋框架溝通，才能掌握到每
個必然不同的時代脈動、群體氣質與個人精神。而這可能不是一種固執
的解讀，就如與簡單溝通的。

之亞內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曾任博特新聞、新聞記者等職。現為美國編劇人 Goldsmith
研究中心主任及負責人。

Jan, M.A. in Journalism. Experiences include museum staff and newspaper journalist, now a
professor in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Creative Entrepreneurship in Goldsmith College, University of



運動的靜力

九七前後的香港社運攝影

The Quiet Forces of Movements —
Photography and Hong Kong Social Movements
Before and After 1997

文——廖偉棠
Photo——李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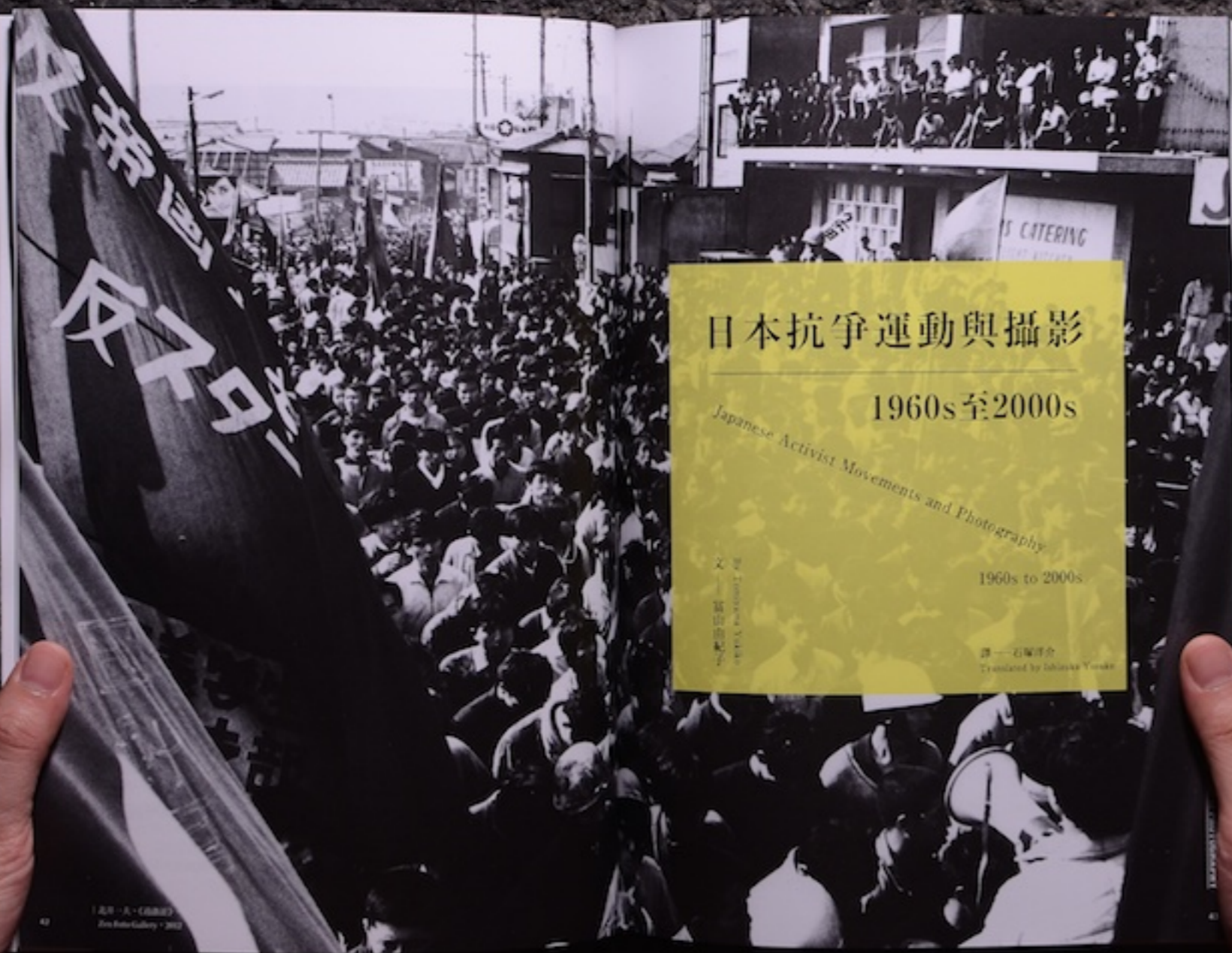
九七前香港基本沒有社運攝影，雖然香港早在60年代就有社會運動，60、70年代是香港社會運動最活躍的時代，大致分為三種：一、老左派的工人運動（有大陸力量支持），對象也是某種意義的對象就是「六七暴動」；二、學生和知識份子的愛國（包括中學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殖運動，包括保釣、爭取中文合法化、爭取華人教師權益等運動；三、社會公益運動，如爭取市民上訴的權利、保障越南難民權利等，主導者有宗教力量也有知識份子。

之所以缺乏自覺、優秀的攝影去記錄這些運動，其原因也是香港的特色，在九七前港上博覽比

較後進，新聞攝影發展良好且飽和，它們壟斷了社會運動的報導，沒有留下多少空間給獨立攝影；其次，香港的沙龍攝影就精英人之氣，基本上罕有民間攝影美學的兩難相糾，即使有那部分沙龍攝影家偶爾為之地記錄了身邊發生的社會運動瞬間，也傾向於「詩意」轉譯，尤新形式主義先行，內容往往被忽略，社運攝影和反壟斷的一面都被擱置，即使是後來作為邊緣被控制的民間攝影家輩出，他們後人整理出版的《香港的另類一面：一位攝影家眼中的六七十年代》雖然記錄了大量香港老左派團體的活動，但深受大陸體制和這套攝影觀，那些過度裝飾的作品與後人聯合為香港最守的觀念攝影，實

際上只顯出攝影家攝影為宣傳工具，為求掌控完全無視現實的虛構。

當然，真正的社運攝影只能從民間起步，然而在攝影器材尚未平民化的時代，「攝影發聲」這種根基自主實踐是奢望，那些自費、慢速的基層運動參與者所留下來的零星記錄，成為那個時代珍貴的見證，日後只有少數因為攝影者的特殊身份得以留存，比如剛左翼化年輪的先行者林奕華《神廟》去後出版的攝影集《她——道下一個方艙的檔案》，其中不少記錄了香港保的運動和民間反資本全球化制約的片光片羽，更多記錄了積極參與社運的組織力量的運動，那些則



日本抗爭運動與攝影

1960s至2000s

Japanese Activist Movements and Photography

1960s to 2000s

文
藝
叢
書

譯——石塚洋介
Translated by Shizuka Yonaka

北井一夫
《三里塚 北井一夫写真集》
出版社：西泠社
出版年：1981 年
页数：88
尺寸：1826 × 925mm



小堀芳博
《写真集 戦国時代中世》
出版社：西泠社
出版年：1992
页数：200
尺寸：1828 × 925mm



北井一夫：
《三里塚 北井一夫写真集》

1967年，北井一夫自費出版了拍攝反對橫濱市港區的房子被拆毀的鬥爭以及舊日機場當地抗爭為主題的攝影集《三里塚》。在此之前，他拍攝了大學使用的舊工事對抗的鬥爭《激戰》、《Barricade》學生運動，而因為年輕人的過度狂熱而讓他感到倦怠之際，便轉身拍攝，開始拍攝中世的城長城或人工城牆，產生關於中世的自然生活、風景、家族和禮儀作樂中的人們。

1967年，北井一夫出版了拍攝反對橫濱市港區的房子被拆毀的鬥爭以及舊日機場當地抗爭為主題的攝影集《三里塚》。在此之前，他拍攝了大學使用的舊工事對抗的鬥爭《激戰》、《Barricade》學生運動，而因為年輕人的過度狂熱而讓他感到倦怠之際，便轉身拍攝，開始拍攝中世的城長城或人工城牆，產生關於中世的自然生活、風景、家族和禮儀作樂中的人們。

1967年，北井一夫出版了拍攝反對橫濱市港區的房子被拆毀的鬥爭以及舊日機場當地抗爭為主題的攝影集《三里塚》。在此之前，他拍攝了大學使用的舊工事對抗的鬥爭《激戰》、《Barricade》學生運動，而因為年輕人的過度狂熱而讓他感到倦怠之際，便轉身拍攝，開始拍攝中世的城長城或人工城牆，產生關於中世的自然生活、風景、家族和禮儀作樂中的人們。



小堀芳博：
《写真集 戦国時代中世》

小堀芳博於1935年出生在千葉縣，在郵政中工作過了6年後，於1967年開了照相館，一邊經營生意一邊拍攝自己的作品。1972年出版《九十九里濱 以海為生的人們》，1984年出版了拍攝舊日在當地上的顏色與熱情的解體照片《アジチ解体》(中譯：解體)，他的作品一向以千葉縣內的生活風土為主題，小堀對於書中記錄，此書發表時並非是以記錄為目的，而是從追求著真正的態度去達到記錄的機遇事件的過程，以照片的方式來記錄與觀察而已。正如上述所言，這本書捕捉了公開和私人的雙方的視點，是兼重內容的書中，雖然收場「當存在時，凡與人們在動和收場後的風景，農民們與的表情的機遇的衝突，第一工程開始來後的顏色與熱情的鬥爭中建造大樓在當地與中世的機遇事件——他是在三三三的內容，實錄之類事件的工作，這是他的作品一般給人的印象。小堀從「在自然的過程中，將其原生的姿態從正面且平穩地記錄著」從這點中瞭解到他的攝影哲學。另外，1980年出版的解體照片實錄，也受到相當良好的評價。

「三里塚鬥爭可謂日本戰後近代化過程，決定農村方向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北井一夫拍攝的鬥爭鬥爭的記錄，死者6名，傷者3000人，被逮捕者3500人，這些攝影集訴說著如此大規模的抗爭運動的攝影史到底發生了何種影響，無法完全預測，然而唯一一事可確切地說——「三里塚鬥爭向本國解決」——它是一個難題的問題，因為仍有一部分農民們仍在進行反抗運動。今年11月，日本也將上映以三里塚鬥爭為主題的紀錄片《三里塚に生きた》(暫譯：活在三里塚)。此外，1986年第一屆國際攝影展而失去土地的農民抗爭地鬥爭，由此而再次探討三里塚鬥爭的時機也提高許多，攝影集就作為最人的成果展，是否能作為有價值的材料而有效地被活用，在於生活在現今的我們如何思考與感受吧。

北井一夫・1967年出版《三里塚》。北井一夫(右)與小堀芳博(左)合影。
Akiyoshi Higashikata, born in Ichikawa, Japan in 1935, he is the founder of the online bookstore Nishida and a Master of The School of Photography.



—— 亂世與混亂

96年請方到巴黎進修，在那兩年時間好時間，人地生疏，他沒空拍照片，卻以圖拿起了畫筆，他畫的畫帶給他心上的無窮快樂，那是一種自由。他到台北和千幸路一家叫「萬家」小吃店裡辦了自來水畫展，畫名就叫《好吃耶》，他對畫在客區畫畫在牆上，讓食客邊吃邊看邊欣賞，後來，他自創社團「萬家」，在廟門口弄了家「萬家」，取名「萬家大酒家」，自己下班自己打理自己收帳，他畫畫畫了他的生活和時間的畫作，生肉難得好吃，畫也難得，就是客人不多，但對我不是請方的本意與專業，他只想畫畫畫，隨性而自由畫，不過後來朋友常看到他空空的牆面，變成工作狀態。

其實，請方一直沒有忘卻「亂世」這個迷人的創作概念，他一直想寫一本結合攝影、繪畫與文字的本畫記，但隨性的本畫記他寫了兩年，直到2002年底才出版這本《亂世、想像》，他向603個好友徵稿，每人提供一

頁內容，那時候，請方當時找我幫他畫畫，他當時也畫得特別完美，有時有種「亂世」的畫面感，他對畫畫的熱情與活力，這是我以前沒有的記憶，一下子又回到那時候。

他創作的「亂世、想像」的創作中寫著：

「法國人說：C'est la vie！我對說：人生就是苦多，感情的破裂，生活藝術的起點；人生藝術之心是所喜歡的親友相聚，感受親友的心與思念，這本畫子是大家共同參與的創作，雖然畫多的是苦、淚、與寂寞——，跟著大家增加快樂的2002年。」

請方在這本書的第一頁，用毛筆字寫了「亂世」兩個大字，的確，有朋友的親友關係，是他存活下去的最大支柱。



「亂世」



「亂世」(亂世、想像)



「亂世」(亂世、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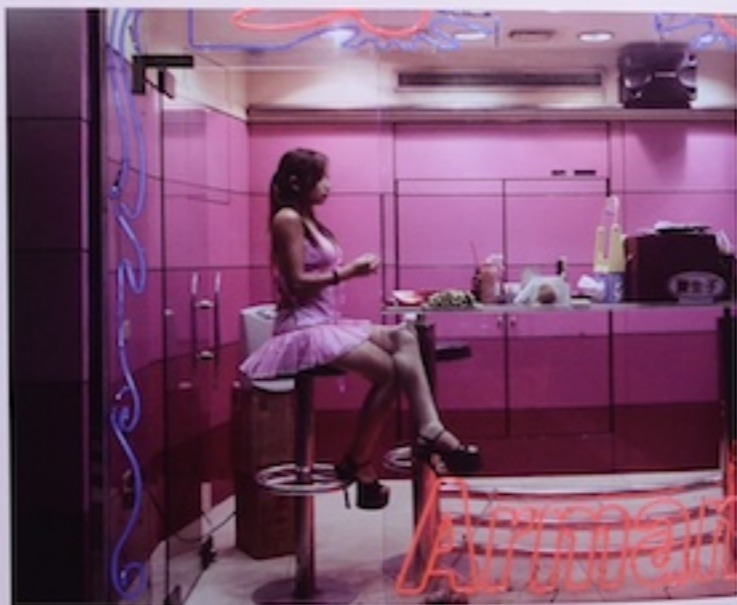


「亂世」(亂世、想像)



「亂世」(亂世、想像)

瀬戸正人 Seto Masato



作為日本攝影大獎「木村伊兵衛寫真賞」評審，同時也是攝影家的瀬戸正人，今年因為受邀參加 Young Art Taipei 的 Portfolio Review 活動再次來到台灣。在評審與作者的身份之間，如何轉換攝影的觀看方式，瀬戸正人在台北與我們分享對日本、台灣攝影文化的觀察觀點。

Photographer Seto Masato, who sits on the judging panel of the Kinuzumi Photography Award, is invited to Taiwan this year for the Portfolio Review of Young Art Taipei. Switching between the roles of a judge and a photographer, he shares with us his observations on the photography culture in Japan and Taiwan and his different views on photography in each role.



訪談——李威儀
翻譯——徐曉軒
Interview by Hsiang-Wei Lee
Translation by Hsiao-Hsuan



QP 您在多年前曾經來台灣拍攝了《檳榔》(Betelnut) 系列，記錄了台灣特有的檳榔西施文化，當時會來台灣拍攝的動機是什麼？現在再來台灣有看到什麼吸引你拍攝的嗎？

MP 十年前，當時在旅遊雜誌工作，因為要負責於茶室拍攝，來到台灣採訪，就順著去了不少地方，每到夜間，就注意到不少地方路邊都有檳榔攤，覺得看起來很有趣，所以會上前去看一下。後來因為想為這些檳榔攤拍照片，所以隔年又來到台灣，在好朋友沈昭良的幫忙下，他帶我到許多地方拍攝夜間的檳榔攤，後來就成為攝影集。這十多年來，我來過台灣十幾次，曾發現台灣的檳榔攤漂亮而想來拍攝，不過由於

有台灣攝影師已經拍過了，所以我打消了這樣的念頭。

QPP 您是日本攝影大獎「木村伊兵衛寫真賞」的評審，上屆的得獎者是菊地智子和宮本新，他們的類型偏向傳統古典的配鏡攝影，您這回在獎章以攝影集《Obscurity》獲獎，內容上比較屬於個人的、私密的題材，能否請您談談這次評審選擇森榮喜的原因是什麼？以及木村伊兵衛賞每屆評審的標準是什麼？

MP 木村伊兵衛寫真賞若是嚴格評量的話還是屬於紀實攝影，有的作品很難去劃分它是屬於哪一種類型，不過這次得獎的森榮喜，是以他身為同志所拍攝的北



《再見陽光——攝影全集典藏版》

作者：黃門攝影基金會
 出版：黃門攝影（發行）、黃門光
 日期：2013年11月 | 規格：2冊 | 28x28cm



走在街上，候車，擠船，擠汗，擠頭暈，上巴士，下三輪車，把子中的熱飲吹涼，大著肚子買魚，捉著小孩回家，休憩，觀賞，工作，哺乳，找河，吃便當——只是沒拍女人在床上睡覺、做愛，簡直是一部真真的「女性家私照相簿」。在他一些奇妙的作品裡，他好像變成了他所注目的女人，感覺到外界刺目的陽光、炎熱，身上步汗裡，衣褲在肢體上的纏繞，以及他的觸身如何在熾熱的空氣中運行，他化為她的感覺，知道她在想什麼，女人是怎麼樣的動物？女人如何感覺他和事？女人如何面對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問題？多感的女人情緒如何起伏變化，又如何強韌地活下去？這些都令他好奇，不能自己，他喜歡女人和小孩，男人經常只是世界的配角。

這種觸動性的創作，令人想起寫真寫女子置身「愛戀」中不能自拔的日本電影大師溝口健二，以及我

寫女子面對無窮、悲哀、因境而遷延有度的成熟已喜男，他們都是女性的謳歌者，而黃門是出身北埔的客家人，而客家正是以女性為主體的母系社會，這點和他的創作或者不無關係，你看他那個「工作後，有人正在為他梳理頭髮的婦女」簡直是「地母」了！

好友黃門知道我喜歡黃門，送我一部體積不薄的典藏版《再見陽光》攝影全集，這篇文章就算是可笑的謝答。

黃門，黃門攝影家，1961年生，台灣宜蘭人，著有《再見陽光》、《上野》、《台北》、《台北的風景》等書，並從事攝影、攝影教育。



Art Against Black Box 與超連結主義寫真

文——港千尋

今年3月底我在台北待了一個禮拜，於獨立法院及其周遭與3月30日的遊行，身為一位藝術家，我認為有必要去了解那裡發生了什麼事，並且將我所獲得的訊息分享至台灣以外的東亞地區，因為我從80年代以來就一直以對藝術與社會為主軸創作至今。Art Against Black Box (AAB) 與《報訊》正一起為台灣發聲，以創造出與東亞地區藝術家連結的努力著，《報訊》是為了讓這些藝術家能與其協定的媒體點，由藝術家與網絡為中心所發起的報紙，於3月30日進行當天發送2萬份，這些主要成員是於今年6月在南台灣的「絕對空間」藝廊與「Howl Space」舉辦聯展，隨後於新創的「PLACEM」展出。

空虛的創造力

好眼力是藝術的根本，不過我認為「反黑箱藝術」的學生們同時為我們證明了好眼力也是政治的根本，因為他們在覺到了黑箱協定沒有經過審議，卻被當作已完成的審議的這個「假象」，也就是說，他們不但看穿了政治就是假象，同時也透過為它冠上「黑箱」之名的方式，解放了我們的想像力。

要佔領某個地方，那個地方必定是個空虛地存在的，所謂的佔領，就是從發現空虛開始，太陽花學運之所以創新，並不僅只因為它證明了立法院是個「空虛」

